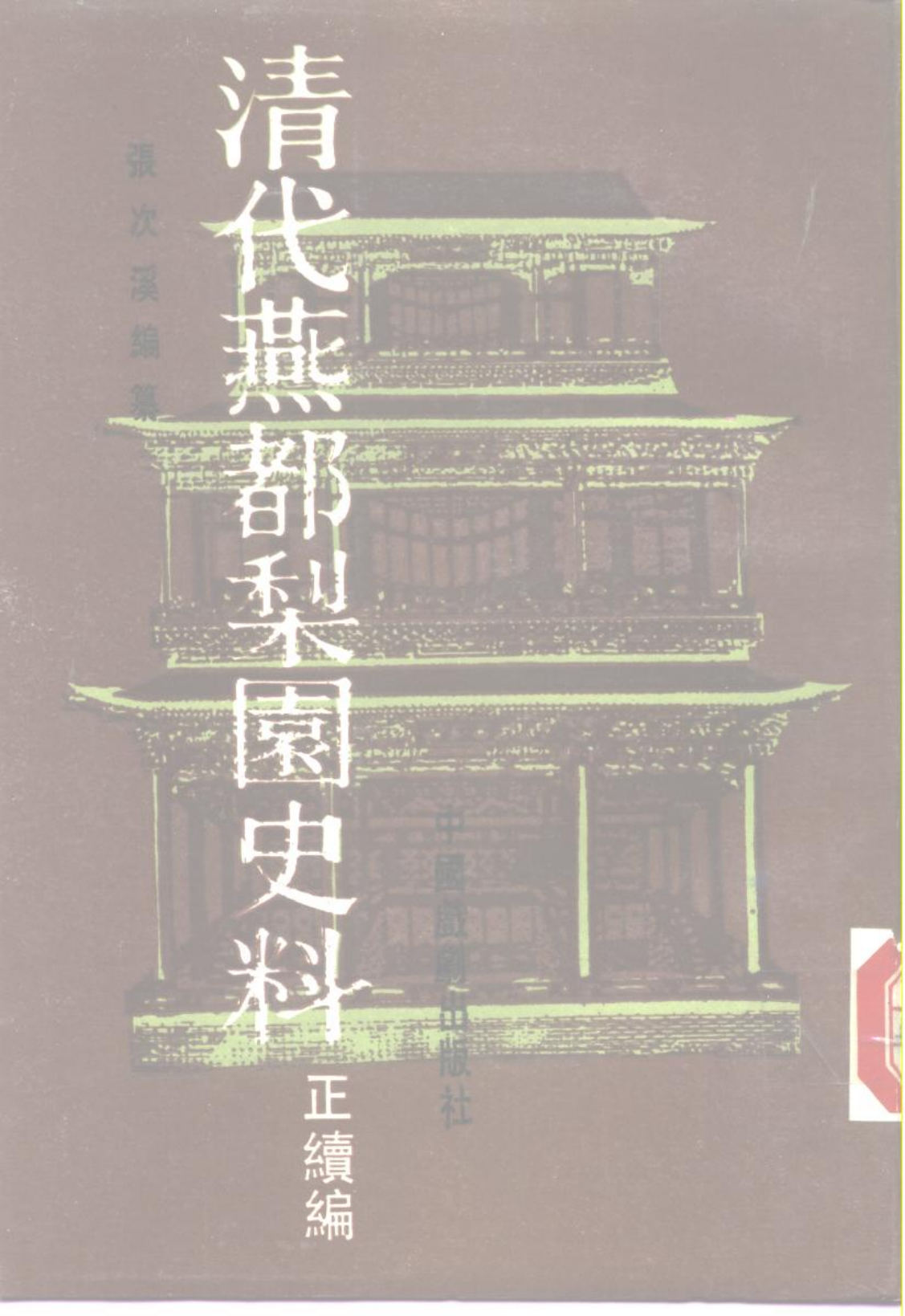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清代燕 邵梨園史料

張次溪編纂

正續編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

張次溪編纂

清代燕都梨園史料

正續編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

清代燕都梨园史料（共两册）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(邮政编号：100086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887,5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41 插页4
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印数：1,201—3,200

ISBN 7-104-00084-4/J·47 定价：18.00 元

出版前言

史料難覓，經常成了探究我國戲曲歷史發展的一大困難。有志于此者，面臨曲海，只因欲渡无船，每興望洋之嘆。這種窘境，自然是由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摧殘、歧視戲曲，藝人的社會地位極爲卑微，一般文人士大夫又自視「清高」，對此「末技」不屑一顧的結果。如果說，有關元、明兩代的戲曲狀況，多少還有些前人的著述可資依凭，那麼到了有清一代的花部戲曲，史料的奇缺，更如鳳毛麟角了。

張次溪先生于本世紀三十年代編纂成書的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續編》，以畢生之力，廣蒐博採，拾遺補闕，輯錄清代有關戲曲的著述，竟達五十一種之多，對當時的戲曲演出活動、班社沿革、名優傳略，以至梨園的軼聞掌故，搜羅備細，所謂「綜菊部之珍聞，垂藝苑之故實」，具有相當珍貴的史料價值。現在我們重新出版這部《史料》，對於研究和編撰戲曲劇種史的工作，當能有所助益。

這部《史料》所輯之著述，上起吳長元的《燕蘭小譜》，下迄張次溪本人的《燕歸來簪隨筆》，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、宣統各朝，直到民國初年，基本上反映了二百多年之間北京戲曲活動的歷史面貌。本書正編三十八種，最初收入《雙聲樓叢書》，于一九三四年由北平邃雅齋書店排印出版；續編十三種，則于一九三七年由北平松筠閣書店排印出版。在此之前，除《燕蘭小譜》曾收入《雙梅景閣叢書》、《金台殘淚記》、《長安看花記》、《辛壬癸甲錄》、《丁年玉筍志》、《夢華瑣簿》曾收入《清人說

舊」，《京塵雜錄》、《懷芳記》曾收入《古今說部叢書》和《香艷叢書》之外，其他的絕大部分，或為抄本，或為孤本，大都是編纂者于「冷攤搜覓」，遍訪京都書肆之所得，即在當時，也已經很難看到。所以誠如趙景深先生之所說：此書可供「研究從昆曲到皮黃的變遷之用」，是「戲曲史和演劇史上的一個極有價值的貢獻」。

《史料》中所輯各書，內容比較駁雜，側重點也各有不同。有的純為記述優伶的身世際遇；有的則兼及對其藝事的品評詠贊；有的在介紹班社組織和藝人師承關係的同時，也涉及到了表演藝術的風格和流派；有的記載了那個時期流行的劇目，並談到一些聲腔劇種的流變、融會及其相互影響；有的在抒寫藝人生活的浮沉悲歡之際，多少也反映出當時的人情世態和社會現實。對不同發展時期有代表性的著名演員，如魏長生、程長庚、譚鑫培、梅蘭芳等，都有較為詳盡的記述。上述種種，由于大都出自作者與藝人交游往來，或觀劇聽曲時的親聞親見，屬於第一手材料，故其反映的情況，一般是比較翔實可信的。我們如將《史料》所輯的各書參照閱讀，相互印証，大致即可對清代北京的戲曲歷史發展狀況，獲得一個比較完整的印象和了解。

有必要略加指出的是，由于《史料》中的那些作者，他們身逢封建末世，自己又大都是官場失意，功名無望的封建文人，因之在字里行間，往往會流露出一種頹唐、悲哀的沒落情緒。其中有些部分，則完全是他們「遣興寄情」，「詩酒應酬」，「流連風月」，「逢場作戲」的无聊之作。至于一些狎弄童伶，侮辱藝人的文字，當然更是糟粕。正如鄭振鐸同志在序文中所指出的：「清禁官吏挾妓，彼輩乃轉為柔情，以

向于伶人，《史料》里不乏此類變態性欲的描寫與歌頌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。」這些地方，我們在這次重新出版時，本想加以刪削，但因考慮到這只是一種專業性的參考資料書籍，故仍保持原貌，供研究者參考。相信讀者對其中的那些糟粕部分，當能加以分辨，並有所批判。

《史料》中各書的作者，一般都將其真名隱去，而以室名、別號等來作署名。這固然是出于當時文人的風尚，似乎以此便可自命爲嘯傲人間的「高人韻士」，同時也是因爲他們或爲賦閑的京官，應試的舉人，或爲宦門子弟，儒林名流，他們也把自己的浪迹行爲，視爲狹邪之游，事關名譽，故亦知有所忌諱。然而這樣一來，就使得我們今天對這些作者的生平不甚了了，只好留待將來去作進一步的考証了。

本書原來并无標點、斷句，由于作者們都癖好堆砌典故，大掉書袋，再加用了不少梨園行話、方言俗語，這都給我們在閱讀時帶來了不少的困難，尤其是那些序跋文字，舞文弄墨，更加晦澀難懂。如對全書詳加注解和詮釋，則耗時費力，恐非短期所能辦到，勢必要推遲出版的時間。因此我們只加以標點、斷句，希望這對讀者能多少帶來一些閱讀上的方便。對原書中的一些異體字，文句和段落的誤植與錯訛，也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對其中的缺字，凡一時不能考訂的，仍以□來表示。對衍文則持審慎態度，能够確認的地方，才予以勾刪，个别篇章有重復的題詞，則予以抽去。《燕蘭小譜》的「跋」，原置卷一之后，現移至該書的末尾。除了以上這些，其他均一仍其舊。另外，關於《武家坡》和《伍家坡》，《迴龍閣》和《迴龍鵠》之類的劇名，以前曾爲戲班所混用，爲能察其治習，我們一般也不加改動了。

參加本書點校工作的，有吳啟文、顧樂真、黃克、隗芾、鳴遲、楊錦海等六位同志，最後又經吳啟文同志作了一次串校，在此謹向他們申致謝忱。由於我們的水平所限，謬誤當在所難免，切盼得到專家學者和同行們的指正。

中國戲劇出版社編輯部

倫明詩序

張子次溪屬序所編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》，以詩代之，感舊抒懷，漫成十絕。

朝衫脫後寄閒情，高下評衡色藝聲。自是承平風雅事，不同元老夢東京。

（《東京夢華錄》，南宋孟元老撰。）

小唱風沿四百年，污泥何礙產青蓮。教坊故事旗亭句，不取扶蘇山木篇。

（歌童侑觴，名爲小唱，起於明萬歷間，朝士多與狎習，因而記

之。是編所輯，皆此類也。然舊都名伶，多出其中。宜統問奉令禁止，惟餘風至今未絕。）

菊榜隨同蕊榜開，但論門第不論才。王郎晚蹇朱郎死，風雪天涯獨憶梅。

（每逢大比之歲，例開菊榜。猶記最後一榜，王惠芳狀元，朱幼芬榜

眼，梅蘭芳名列第七。幼芬之榜眼與前科王琴儀之狀元，皆以門第得上選。）

肯費柔腸賦《鳳凰》，剛公氣性老逾剛。《斷橋》一見魂堪斷，欲擬羅敷《陌上桑》。

（潮陽曾剛甫右丞性孤峻，晚守西山之節，嘗作《小鳳

凰賦》甚工。余最喜羅小寶，尤愛其演《斷橋》一劇，舊有詩記之。）

采蘭歲晚涉寒江，旅櫬蕭條劇可傷。散盡黃金不歸去，名都無此少年郎。

（順德辛仿蘇孝廉，嗜書畫，尤好交名士。眷姚佩蘭，擲資鉅萬。癸

丑寓大吉巷。余時過從，談宴甚歡。中歲境稍窘，重來都門，視佩蘭如舊，未幾，病死。佩蘭貌妍而藝拙，演花衫無名。

妙手琵琶說采芝，舊游似夢舊人非。梨園弟子傷頭白，一曲當筵淚濕衣。

（今歲春間，在萬家花園江宅，聽唐采芝琵琶。憶余壬寅初識采芝，

距今三十有三年。同時所識舊人，采芝外，惟姜妙香存耳。）

劉家場景楚生腔，十些紅兒出粵鄉。鶯燕年年換春色，尋春忙煞易龍陽。

（明清之際尚女戲，劉暉吉家最有名，所演《唐明皇游月宮》佈景奇

幻，觀者駭怪。而朱楚生則以腔調及姿態擅場。他之著者，若李太虛家之沖末，李笠翁之晉蘭二姬。至才美而多，則數查伊璜家之十些。十些中有紅些，是粵產家伎，不得於廣場壓衆目。雍乾以來亦罕聞之。近時女伶起於滬津。壬子後故都驟盛，七、八年間，其藉藉者大都見於易實甫詩。花開易謝，月好難留，曾不幾時，歌臺又換一聲看花者，不能無憾也。）

海外銜膺博士新，有人掃地惜斯文。世無歐九伶官絕，俗手滄江拾細鱗。

（某君得博士銜，有繪《華花園》以贈者，寓意甚巧。向時優與倡同

賤，今則尊敬過師儒矣。近日說劇諸著，日出不已，不過掇拾散碎，且乏文采，無足觀焉。）

畫虎添蛇識者譏，家鷄野鴛並容之。老夫冷眼觀時變，落落楊余守舊規。

（舊都人喜守舊，於劇亦然。近則競排新劇，以悅俗目。惟情節散

漫，手口生疏，佳者殊鮮。或就舊劇加無謂之前後場，益覺可厭。向所視為外江派，今亦不復排拒矣。篤守宗派，僅小樓、叔岩數人耳。）

瘦公日日溷歌叢，小牧看花有祖風。張子破荒成菊譜，那分越鳥與胡聰。

（梅縣楊小牧旅長最暱尚小雲，即作《看花記》楊掌生孫也，與羅嘶

瘦公俱粵人。古詩：「胡馬嘶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。」）

意有所觸，戲續二首

曲苑沈沈少作家，笠翁圓海好才華。今人重曲輕文筆，鼠子搬薑一笑差。

（審律、填詞、搬演分三事，兼之而善者，惟阮圓海、李笠翁。）

翁。圓海所作曲，有寄託，有譏諷，真不愧作者，但用之不正耳。蔣心餘、黃韻珊輩，工詞而不識律，至於搬演，一任伶工。伶工有經驗無智識。清內府所編諸劇所以不佳也。自白話行，學者不能執筆爲文，求一心餘、韻珊且不可得，日言劇學，徒數典而已。所見新排之戲，絕無精采意味，以言改良革故，難矣哉。

沫土亡於靡靡音，墨家非樂有深心。十年洗淨箏琶耳，愛對陶家挂壁琴。

（故都玩票之風盛行，上自王公，下至負販，趨之若鶩。今且染及

學子矣。美其名曰「藝」，不思藝有專門，何須人人習之耶？廢絃誦而謳歌，易鬚眉以巾幗，可惜亦可恥。余十年來不甚觀戲，而愛讀元明曲本，自謂得無絃琴趣，學子青燈，有味勝於觀戲，更不必身自爲之矣。）

顧頡剛序

張君次溪輯《梨園史料》若干種，凡乾嘉以來有關鞠部之文獻蒐羅甚備，更殿以其耳聞目見之軼事，纂爲長編。搜訪之勤，嘆觀止焉。

嘗思清代自中叶以還，習于升平。公卿朝士，競驚新聲。草風之應，于下尤烈。談者每擬此世爲昆亂之開天。然而不數十年，流風餘韻，寢就漸滅，今日所見已迥然殊途。倘不卽此樂記未亡，供奉猶在之時，彙集遺聞，著之簡冊，則不將如雅樂燕聲，法曲廟舞與時俱盡，徒令後人追慕承明，興杞宋無徵之慨耶！

然或有疑是書所存日下品花之譜，宣南拾夢之辭，大抵皆文人遣興寄情之作，逢場作戲，偶留鴻爪，未嘗立意以貽後世，不足以言信史。是猶囿于常見，而不知抉精遺粗，固在于用之者之如何着眼也。

夫戲劇之興，源于巫覡。上古之世，用在悅神。其後流爲俳優，漸以娛人。漢之角抵，隋之百戲，唐之歌舞劇，宋之雜劇、南戲，或雜陳伎藝，或間以唱作，極其演變，以恣歡樂，而體制尚未大定。迄元曲出，而戲劇之規模具。明清以來爲昆、爲弋、爲梆子、爲亂彈，皆不過其余緒。今古同貫，源流宜尋。然而遠古且不論，乃至唐宋之雜戲、大曲，亦惟有于正史《樂志》及少數私家記述，如崔

氏《教坊記》、陳氏《樂書》中略覘梗概，粗識名色，更无人能詳確言之。至于金元曲學，亦復若存若亡，管色宮商，且有莫審其淵源所自者矣。揆厥所由，皆因歷代鴻博之士，視此道爲末技，鄙不屑道。學者不譚，譚者不學。遂至今日雖欲追溯古觀，而无所考信乃若此。晚近風氣稍開，國人頗知一切社會活動皆足表徵文化。模聲繪色，原非僅以娛人。有如琵琶、羯鼓，可以驗六代之胡風；雜劇、套詞，可以索宋元之土俗。尤不應以其託體稍卑，棄置而不道也。自王氏《宋元戲曲史》出，學者承風，始有窮智畢力欲探求其究竟者。故于清代梨園史料之裒集，已有人先此着鞭，而網羅賅博如此書者，猶未一觀。然則是書之爲藝圃津梁，固无待辭贅矣。世之覽者，倘更于考史之余，發吊古之幽情，考雅言之微意，則張君述作之旨，又有同乎永叔之傳伶官，所以啓示吾人者正多，豈徒供茶余酒後之談資已哉。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，顧頡剛書于北平淀北寓廬。

鄭振鐸序

近二十年來，中國戲曲的研究，有了空前的進步。王國維先生的《曲錄》和《宋元戲曲史》，奠定了研究的基礎。而最近三五年來，被視爲已軼的劇本和研究的資料，發現尤多。中國戲曲史的寫作，幾有全易面目之概。較之從前僅能有《元曲選》、《六十種曲》寥寥數書作爲研究之資者，誠不能不說我輩是幸福不淺。惟一般的研究者，往往祇知着眼于劇本和劇作家的探討，而完全忽略了舞臺史或演劇史的一面。不知舞臺上的技術的演變，和劇本的寫作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。如果要充分明瞭或欣賞某一作家的劇本，非對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舞臺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。我們研究希臘悲劇，能不知道那個時代的劇場情形麼？清初《勸善金科》、《蓮花寶筏》、《昭代簫韶》、《劍鋒春秋》等大本宮庭戲的演出，是非需要比較進步的舞臺技術不可的。故舞臺方面的種種限制，常支配着各時代的劇本之形式上的變遷。同時，演員們的活動，也常是主宰着戲曲技術的發展。演員是傳播發揚戲曲文學之最有力者。讀劇本者少，而看演戲者多。往往有因一二演員的關係而變更了聽衆的嗜好與風尚的。《賣馬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四郎探母》諸劇的流行，程、譚輩是有大力的。

惜元、明二代的演戲史未有專書，零星史料見於《青樓集》及諸家曲話、筆記中正待整理。且時代已遠，亦多模糊影響之慮，未能爲我們所深詳。清代二百數十年來的演劇史，却比較的還能使我們

明瞭。惟研究資料亦至不易得。往常所見者，不過《燕蘭小譜》、《京塵雜錄》、《菊部羣英》等寥寥數種耳。張次溪先生的《清代燕都梨園史料》，却一旦將所辛勤搜輯的三十八種罕見之書，全部刊布于世，誠是一快事。研究演劇史得之，尚可左右逢源之樂。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編輯昇平署演劇史料，合之此書，近代劇的演變，始能言矣。抑尚有感者，清禁官吏挾妓，彼輩乃轉其柔情，以向於伶人。史料裏不乏此類變態性慾的描寫與歌頌，此實近代演劇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點。惟對於研究變態心理者，也許也還足以作爲參考之資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鄭振鐸序

黃復序

張子次溪誕膺天衷，耽學好古，十稔而還，造述不可勝紀，觥觥乎吾黨之僂，文章道義之雄也。頃復垂示所纂《燕都梨園史料》，屬爲隤引。余維有清修崇聲色，軼於前代，降逮咸同，戲劇尤盛。宮廷以內狎事天子，珍祕之聞實導近史。于時搢紳大夫、文學藝能之士，生際昌明，心志無所騁，一託於徵歌選色。爰因好事，遂有篇章，託體雖卑，無乖大雅。若《明僮錄》、《夢華瑣簿》、《日下看花》、《金臺殘淚》諸記，莫不副在縹緗，傳諸茗玉。世易時移，哀來樂往，簡帙既夥，放失彌多。張子恫焉，用勞纂集，積時十年，得書三十種。節衣縮食，無吝於購尋；暝寫晨鈔，靡間乎寒暑。是書既出，凡燕都二百年來劇藝之變遷、士流之品目、風俗隆污興衰之所禪，莫不隱然有蛛絲馬跡可尋。後有君子將欲網羅前聞，探原究變，以撰爲一朝劇史，苟舍斯編，取資奚自？是則張子成功之溥，垂效之宏，信乎爲從來所未有也。

自頃言燕都梨園掌故者，囂然自鳴，多所刊布，坊肆所陳，觸目皆是。揆厥陳義，初無足觀。不圖張子實獲玄解，綜諸家之遺墨，成一代之雅聞，發憤整理，不誣其志，合於聖人述而不作之旨。殆有所不得已者。若徒誇其搜討之美富，校訂之謹嚴，此不足以知張子，而亦未可以讀斯編者也。是爲序。

宗威序

宜春院裏，攷掌故於梨園，德壽宮中，譜新聲於菊部。李仙鶴開元朝士，戲擅參軍，趙德麟天水名流，詞歌商調。際鏡清砥平之世，四海臚歡，入金迷紙醉之場，萬花獻媚。不有記載，曷廣流傳？是以《烟花記》標題南部六朝，猶有風流；《夢華錄》追述東京三瓦，亦嫻伎藝。詞流跌蕩，平章粉墨之林；光景徘徊，裝點昇平之象。此皆藝林之佳話，抑亦《樂志》之珍聞。若夫《都門紀勝》，追思極盛之年，宮禁清娛，緬想幾餘之暇。郎官罷值，最愛看花；親貴滿朝，都呼協律。唱慣《渭城》之曲，未老何戡；聞來棧道之鈴，猶宣繙綽。滿城歌管，如醉江山。好編側帽之餘談，合譜群芳之小集。然而春明坊巷，非復從前；北極朝廷，終難不改。歌場變換，競聞雜奏之箏琶；法曲凋零，尚有留遺之衣鉢。雖伶工老去，盛名猶話嘉榮；矧院本常新，曲藻曾編元美。則有便佳箏中名士，蓮花庵裏詩人，搜集叢殘，導揚藝術。蔡中郎入洛陽書肆，祇窺談助之篇；劉更生然天祿青藜，未見校讎之本。於是親編韻譜，沈隱侯斂手不遑；罷輯唐文，姚賈之累年未竟。所幸天家供奉，藏書猶在人間；日下見聞，孤本未淪灰劫。倘擬汴京遺俗，中有淘真，敢嗤溫郡新謳，盛行雜劇。珍抵相如之完璧，聚如安石之碎金。《藝文志》應補輯歌謠，《伶官傳》亦攸關文獻。次溪張子追懷師友，雅好詞章，守先輩之遺書，熟舊都之故事。吉光片羽，皆風懷瀟灑之遺；選舞徵歌，固朝市興衰所

繫。擬將全錄公諸世人，爰以弁言徵及下走。僕也久陪汐社，自愛微吟，重到燕都，久疎顧曲。偶展江東遺墨，盪氣迴腸，時看塞北烽烟，驚心動魄。有鬱伊而誰語，輒寥寂而寡歡。聊借妍詞，藉乾餘墨。緣深文字，毋傷故友之先零，價比瓊瑤，佇見奇書之晚出。

常熟宗威序於北平旅邸